

學制改革成敗的條件

鄭燕祥教授

亞太教育領導及學校質素中心
香港教育學院

- (一) 兩種改革途徑：根本性與調適性
- (二) 教師已陷入危機
- (三) 新舊教改的樽頸危機
- (四) 學制年期改革，可以嗎？
- (五) 課程與考試的革命，可行嗎？
- (六) 脫離現實的革命
- (七) 教改前路的五項建議

本文是修改自作者
在明報論壇(2004年11月24日至12月1日)
三三四評析系列連載的文章而成的

(一) 兩種改革途徑：根本性與調適性

高中及高等教育學制改革，包括 3+3+4 的制改及全面的高中課改和考改，範圍廣泛複雜，可說是重大的歷史性教育結構改變，影響非常深遠，需要廣泛公開的理性討論、小心客觀的研究論證。現在雖已有大量正反意見湧現，但可惜較缺少全面分析這次教改可能成敗的條件及可選擇的推行方案。

兩種改革途徑

我是贊成學制改革的。在 2003 年 6 月 19 日，我已在明報論壇分析指出高中三年大學四年對香港整體發展，有重大的戰略利益和急切性，毋庸置疑。學制改革有兩種主要途徑：一是**根本性改革**(fundamental reform)，不單將目前學制的外在結構由 3+2+2+3 制改變為 3+3+4 制，同時，將課程及考試的結構、內容及性質作全面根本性改革，並將大量教師的專業基點移走或轉變。這次教統局提出的就是根本性改革、也可說是革命性的變革。

二是**調適性改革**(adaptive reform)，制改可以是較簡單的學制的結構改變，然後在課程及考試方面，作相應數量上或技術上的調適配合，如果有需要，才用漸變式或演變式，以較長的時間改變課程及考試的內容及機制。以前 60 年代的中學學制由 3+3 制合併為 5+2 制，以及後來中文大學由 4 年制改為 3 年制，都可說是調適性改革。

教改意願向來美好、失敗卻是災難

現時教改提出，要在 2008 年開始作根本性改革，而非調適性改革，就要非常小心。因為改革範圍廣泛而內容複雜的，不單是表面結構或技術的改變，也涉及整個教育專業系統及學校生態的改變、文化的改變。故此，改革之成敗，不單涉及本身目標意願的好壞，也決定於整個中學系統的實際條件和客觀形勢的順逆，不可妄顧而陷入革命災難。

我是研究教育改革的。我可以說，近十多年沒有教改的目標和理想是不美好的，但是歐美以至亞太地區有不少滿懷理想的教改終歸失敗，不久前香港目標為本課程(TOC)改革有類似的痛苦經驗，都是我們這次教改深刻而寶貴的教訓。所以，我們除關心這次制改、課改及考改的美好目標外，更必須全面分析所處的現況及其成敗的條件。

教改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這次根本性改革是否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呢？

天時，可以理解為這次教改的**認受性**(legitimacy)及**急切性**(urgency)，若教改能建立於廣泛而深刻的研究基礎上，有充份科學論証，說明其建議是能呼應時代需要、國際潮流或大勢所趨，又是香港整體發展、實際營運或關鍵性階段的非常急切需要，不可缺少，否則會陷入重大危機。那麼這教改就變得有深遠意義、認受性及急切性。現在所提的教改是否全部都有了這些條件呢？

地利，是這次教改在目前環境和條件下推行的**合適性**(appropriateness)。若所提的教改有充足的資源支援，所作的各種安排或措施能適合現有的香港客觀條件，不會互相干擾引發學校混亂，又能建基於現有學校系統及教師隊伍的優勢，形成有利的協同效應(synergy effect)、槓桿效應(leverage effect)、或經濟規模(economy scale)，那麼教改的推行就有地利--合適性。現在所提的教改，是否大家都認為是這樣呢？

人和，是推行這次教改的主力教育專業人員(包括校長、教師及其他支援的教育專家)，對教改的**接受性**(acceptability)及**可行性**(feasibility)。若主力人員現在身心狀態良好，充份認識教改的目標及內容，有足夠時間和精力作好專業能力準備，在精神及態度上認同及支持所提的實行建議，並有信心推行，那麼這教改就有人和及可行性。這次課改和考改，將要徹底改變我們教師的教學專業基礎和整個社會及家長們對教育機制和成果的基本看法。教師們作為最

主要的執行者及家長學生作為教育服務接受者，對這根本性改革認同及接受得來嗎？可實行嗎？

我們的形勢與選擇

根本性改革和調適性改革所需要的條件和水平是完全不同的。若是要短時間內連根拔起，全面〈革命式〉改革，那麼教改的成功，就極需要天時地利人和的高度配合，絕對不易。這不是靠任何權威人士的號令或長官的個人意志，可以代替；若只是以學制年期結構改革為主，課改及考改只作調適性改變以配合，所需要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就相應較低，而成功機會就大一點。

換言之，我們的學校和教師現在所處的形勢又是怎樣？是十分有利全面躍進、實施根本性改革？還是形勢不利，只宜量力而為，作調適性或選擇性變革，避免產生教育災難？請容我在這系列文章探討這些關鍵性問題，希望對目前非常沉重的香港教育有些微幫助。

(二) 教師已陷入危機

教育是人的事業，是以生命影響生命。教師至為重要。這次教改有制改、課改及考改三部份。課改和考改的成功推行，完全要依靠教師的擁護和努力，而不是決策者、學者、官員或是其他持分者的美意或意志。但是目前香港教師的整體狀態又是怎樣呢？是否士氣高昂，精神飽滿，有足夠時間和空間作好專業準備，以迎接這次教改的重大挑戰呢？答案是非常沉重的否定。

五項調查報告：教師正在崩潰

自 1997 年教統會第七號報告及 2000 年教育改革藍圖的發表以來，香港已有不少改革新措施。但到了今日，家長及社會人士對學校教育卻仍普遍不滿失望，教師校長比以前更忙碌不堪，多感到極大壓力而無奈，不務「正業」，失去信心。由這些〈倒瀉籬蟹〉教改而來的重擔和壓力，已正危害了我們整個教師隊伍。

今年三月時，我已經知道問題的嚴重性，曾在公開指出問題所在。最近當我全面分析五項不同來源的教師調查研究報告時，我感到非常震驚和傷痛。太嚴重了！遠超出我的估計！

這都是最近的報告，包括醫療的身體及精神狀態報告、工作壓力報告、以及教學狀態報告，由完全不同的專業機構和組織分別做的。作為研究學者，我會非常小心每個報告的可信性。當這些報告能從不同角度或不同時段，都得出非常相近的結果，我們就不得不相信所面對的事實。所有的調查結果都一致地顯示出一幅沉重大圖像，我們教師隊伍的身心及工作狀態，全面陷入教改所致的危機，正在崩潰，我們的學校教育已到了危險區域，質素和內涵正受到損害。

這五項教師調查研究報告(內容摘要見表 1)是：

1.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健康情緒中心教師情緒報告 (2004 年 6 月 30 日)；
2. 香港環宇物理治療中心及澳門環宇康怡醫療復康中心的小學教師健康調查報告(2004 年 5 月 7 日)；

3. 教聯教師工作壓力調查報告 (2004 年 6 月 9 日);
4. 教協教師工作壓力調查報告(2003 年 11 月 3 日); 及
5. 吳國珍(北京師範大學)及過偉瑜(香港大學)的五地教師研究報告 (2003)。

表 1: 五項調查研究報告一致顯示: 教師已陷入危機

	中大香港健康情緒中心教師情緒報告	港澳治療中心的健康調查報告	教聯教師工作壓力調查報告	教協教師工作壓力調查報告	五地教師研究報告
教師樣本	中小教師 2004 人	港澳小學教師 143 人	中小教師校長 603 人	中小教師 1318 人	港澳京滬台五地幼中教師 1,602 人
教師的身心狀態教學狀態	<p>25.2%患上情緒病：其中</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7%患上抑鬱症 • 13.8%患上經常焦慮症 • 8.3%同時患上兩種病症 <p>25-27%患者曾在過去 6 個月求專業援助 (即 70%多沒有受治療) (一般市民 4.1%患經常焦慮症)</p> <p>自殺傾向 20%抑鬱症患者有自殺傾向 (即約 4%教師)</p> <p>想辭職: 56.5%</p>	<p>身體狀態</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逾 80%患有頸部及肩膀不適 • 約 60%眼部、頸部、肩膀及背部患上中度或嚴重不適 • 身體平均不適度比澳門的高出 42.64%，並已超出可接受水平 <p>工作壓力 逾 50%表示感到工作不受控制及精神受到壓力</p>	<p>工作壓力</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94.2%感受略大壓力 • 52.9%感受極大或過大壓力 • 只有 18.8%感受極大或過大壓力的教師曾接受心理治療 <p>特徵</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失眠(50.9%) 2. 易發脾氣(48.6%) 3. 渾身痠痛(46.6%) <p>自殺傾向: 5.2%</p> <p>想辭職: 36.9%</p>	<p>工作壓力</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51.9%感受很大壓力，要宣洩 • 6.6%感受很大壓力，難以承受 <p>想辭職: 41%</p>	<p>過高上課量和工作量:</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香港和澳門的教師比北京、上海、台北教師的上課量約多 100%，並且需要多關注 20%-30%的學生 2. 過重的工作量及上課時數已拘限了香港教師的教學方式和成效，沒有空間和時間去備課、專業發展、及了解學生 3. 教學方式相對被動 (京滬台較主動):
平均過高工作量	每天 11.8 小時 (40%行政/與教學無關工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香港每天 12-14 小時 • 澳門每天 6-12 小時 	(不見列出有關資料)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33.9%每天逾 12 小時 • 34.1%每天 11 -12 小時 • 27.2%每天 9-10 小時 	每週: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香港 67 小時 • 澳門、北京 63 小時 • 上海 55 小時 • 台北 50 小時
教師面對的壓力來源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教育改革(7.84) 2. 教統局對學校的評估(7.64) 3. 行政工作(6.81) 4. 學生的情緒行為問題(6.76) 5. 教師在職進修，或者語文基準試達標(6.68) <p>(10 分滿分)</p>	(沒有探討，但指出工作不受控制，工作時間過長及工作過量)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教改(88.4%) 2. 學校行政工作(64.7%) 3. 額外進修要求(62.4%) 4. 專業前景(56.6%) 5. 教學壓力(49.2%)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朝令夕改的教育政策(97.6%) 2. 繁重的非教學工作(95.8%) 3. 排山倒海的教學任務(92.6%) 4. 不斷增加的社會期望(92.5%) 5. 各種進修要求，包括基準試達標(90.5%) 	(沒有探討，但指出工作負荷過重)

普遍情緒病和自殺傾向

中大的報告指出，香港中小教師有 25.2%患上情緒病，其中 19.7%患上抑鬱症，13.8%患上經常焦慮症，8.3%同時患上這兩種病症，而基準是香港一般市民只有 4.1%經常焦慮症。報告估計全港 5 萬多教師中，約有 1.2 萬患上這類情緒病。這報告和教聯報告都用不同方法找到，有約 2000 至 2500 教師(4% 至 5.2%) 有自殺傾向。學校教育情況非常嚴峻。

當大量教師精神狀態已受到危害，却要每天在教導大量學生，情況實在令人十分憂心。

過大精神壓力和離職

為什麼教師們會這樣廣泛地有情緒病呢？這和不斷增加的工作壓力息息相關。治療中心、教協和教聯都有非常一致的報告，約 50%-52%中小教師感到工作不受控制及精神受到過大的壓力。普遍有失眠(50.9%)、易發脾氣(48.6%)及渾身痠痛(46.6%)的特徵（教聯報告）。約 60%小教師眼部、頸部、肩膀及背部患上中度或嚴重不適，身體平均不適度比澳門教師的高出 42.64%，並已超出可接受水平(治療中心報告)，相信中學教師也有類似情況。

教師士氣顯得非常低落。中大、教聯及教協的報告都指出，約有 37%到 56%中小教師考慮辭職。這些非常高的壓力和離職數字，都說明整個教師隊伍精神狀態，正在崩潰。為什麼會這樣呢？

超高的工作量

超高的工作量和教改壓力是整體教師陷入危機的基本原因。

中大、治療中心、教協及五地的報告都相當一致地指出，香港教師的工作量實在超高，每天約 11 至 14 小時，每週共約 67 小時，遠比起台北(50)、上海(55)、北京(63)及澳門(63)為多。以英國經驗為基準(Crace, 2002)，每周高達 54 小時的工作量，已是教師大量離職的主要原因（五地報告）。實在，我們也知道不少優秀校長和教師正離開他們的工作。非常惋惜。

在上課量方面，香港和澳門的教師比北京、上海、台北約多 100%，並且需要多關注 20%-30%的學生。過重的工作量及上課時數已拘限了香港教師的教學方式和成效，沒有空間和時間去備課、專業發展、及了解學生，教學方式相對地流於被動，遠不及北京、上海、台北的教師來得主動而有成效(五地報告)。

舊教改成為新教改的最大阻力

更悲哀的是，香港教師的超高工作量有 40%是要應付學校行政工作及其他教改新措施，而非教學性工作(中大報告)。為什麼會這樣呢？主要是近年各種教改新措施，沒有協調，沒有配套，全面傾倒到每間學校和每位教師身上來，形成危害教師隊伍的生態。

中大、教聯及教協的報告都非常一致地發現，教育改革(88%-97%)、學校行政工作(65%-96%)及額外進修要求(62%-90%)都成為目前教師最大的精神壓力及工作壓力來源。可見過去數年的教改，並沒有為教師拆牆鬆綁，卻成為整體教師陷入危機而逐漸崩潰的主因。

我們的教師隊伍在這樣身心崩潰狀態下，又受著超高工作量的枷鎖，卻要受命承擔今次根本性課改和考改的重擔。你說可以嗎？過去的教改，已成為今次新教改的最大阻力。

(三) 新舊教改的樽頸危機

過去數年的教改結果，已成為今次根本性教改的負累。新教改與舊教改兩者有什麼關係呢？

在今年三月，我在第一屆香港校長研討會及明報論壇，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指出過去數年的教改形成了「樽頸現象」，外加的任何教育的新措施，不論動機如何美好、支援培訓如何足夠，都容易充塞在「樽頸」，轉變為學校教師的新加負擔，使教師所受的壓力愈大，苦不堪言。那麼，這次包含制改、課改及考改的新教改，最需要教師推動的，會否同樣受到樽頸效應影響，只會變成教師的沉重負擔，而無法成功呢？

証實了的樽頸危機

如上文的五項調查報告所指出，我們的整體教師隊伍已陷入崩潰狀態。這証實了我所說的樽頸危機。形成樽頸的原因有兩類：一是教師原有的超高工作量結構，二是由教改帶來的超高難度結構。例如應教改要求，學生組別由五變三，再加上融合教育的實施、短時間內大量增加中學校內學生差異，教學及管理的難度及成本，都迅速劇增，衍生無數教學、輔導、及校內錯配問題，大大加重教師負擔。

同時，又應教改要求，教師要接受各種形式的強迫性進修要求，成為沉重的負擔。加上目前教改強調校本管理、校本課程、課程統整、校本創新等，工作量及教育難度當然劇增，窮於應付，難於專注做好核心的教學工作，嚴重影響對學生的教育質素。這都是與教改原意背道而馳。(見圖一)

新教改也有樽頸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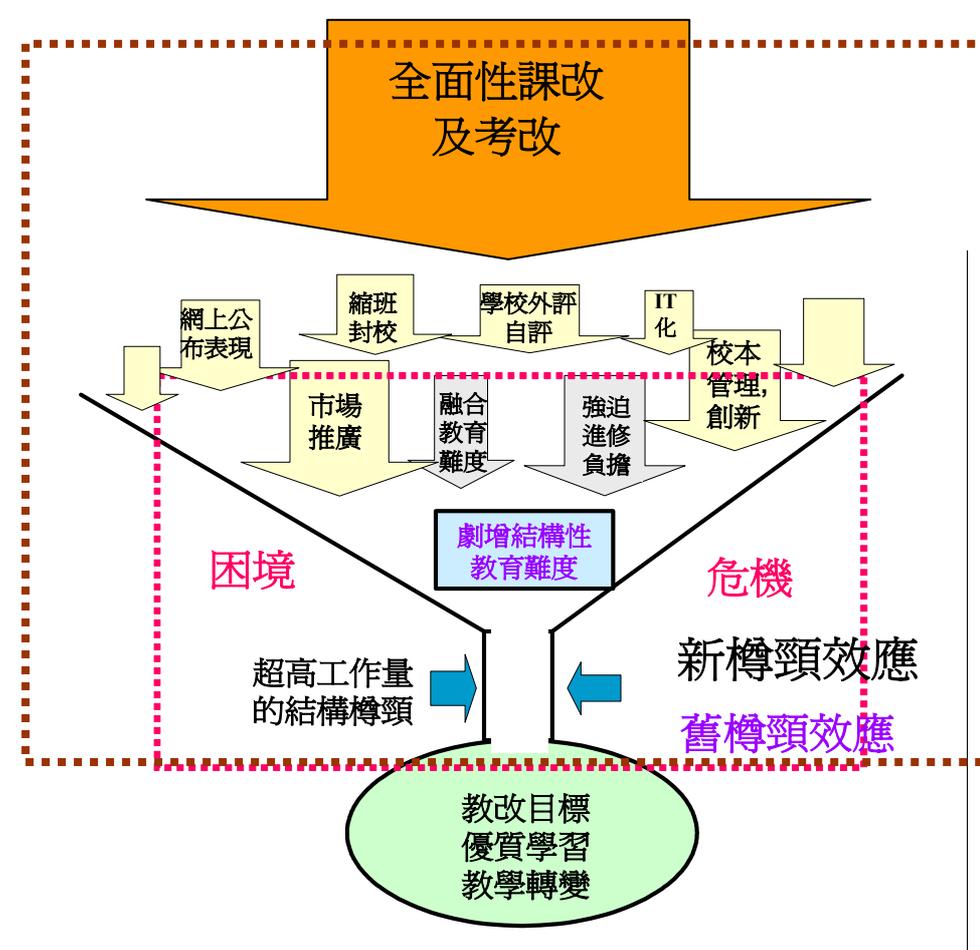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新教改也一樣可以產生樽頸效應。全面的課改和考改，包括廣泛的課程整合、大量開辦通識教育、增辦職業導向課程、科科校本

評核、科科水平評核、校本課程變革管理、以及教學隊伍重整重組等等，所有這些變動，都需要大量教師作全面的準備，放棄原來的專業基礎、放棄長期累積得來的教學經驗、知識和方法，多方面都要重頭做起及發展，還要接受大量培訓。

今次所提的根本性教改，卻對目前教師的超高工作量結構及舊教改所帶來的超高難度結構，一點也沒有提及有怎樣的配套克服，以幫助新教改的順利進行。顯而易見，最後所有這些課改考改的新措施，都會經過樽頸效應，連同舊教改所致的危機，成為更巨大的壓力，進一步重重壓迫在瀕臨崩潰的教師們身上。(見圖一)

所以，我完全理解及同情校長及教師們對今次課改和考改的巨大反響，因為教改的苦果和災難，最後是落在他們身上承擔，而不是倡導者或其他持分者頭上。

圖一： 新教改與舊教改的樽頸危機



有減輕教師壓力嗎？

說政府不知道教改對教師造成太大壓力，是不公平的。自從今年三月第一屆香港校長研討會對過去數年教改，發出巨大不滿聲音後，教統局頻頻安撫校長及教師，表明有些教改可以放慢做，並提出在九月新學年開始，分5年撥款5.5億元，成立專業支援隊伍到學校提供指導。

據明報載(6月17日)，其中包括(1)全職或兼職借調富經驗的校長及教師3年，到他校指導；(2)會成立學校支援網絡，增加學校間的交流；及(3)教統局亦會請大學專家到學校提供指導。可以說，意願十分良好，應有加強經驗交流的作用，對改善學校工作方法有些幫助。

但平心來說，這些專家指導的安排和支援，完全沒有觸及樽頸現象的核心問題：教師的超高工作量結構及舊教改所帶來的超高難度結構。顯而易見，這些經驗支援或指導，並不能減少教師實際的每天或每周的超高工作量，也沒有解決到學生組別五變三和融合教育帶來超高難度結構，更不能解決強迫性進修、校本管理及發展、以及市場競爭推廣的各種非教學性重擔。不解決這些問題，那麼對減輕目前教師整體的壓力及危機，實在從何談起。

不幸的，不少學校或教師已開始擔心這些教統局安排的專家及富經驗的校長及教師，會變成「錦衣衛」，來校指三道四，監察學校推行教改，徒增教師工作壓力。

在今年六月說，有些教改可以放慢做，在十月正式公布要準備推行範圍廣泛而複雜的教改，包括制改及全面的高中課改和考改。可行嗎？

(四) 學制年期改革，可以嗎？

學制年期改革與根本性的課改考改，成敗所需的條件是不同的，應該分開來分析和討論。這裡我集中討論學制改革是否具備天時、地利、人和的成功條件。

天時：制改的認受性及急切性

在去年 6 月，我曾在明報論壇指出，3+3+4 學制應盡早實行，是香港整體發展的共同急切需要。香港目前的學制不能與中國、日本、台灣、韓國、美國及亞太不少地區的教育接軌，形成**結構性自我孤立**，難於交流交換，不單對本地學生的發展或深造不利，更難吸收外來學生(中國可以是龐大的生源)以開展教育市場賺取經費，當然也談不上發展為「亞太教育中心」或世界級大學、讓教育成為香港經濟產業。

大學教育的萎縮：若不解決這種結構性孤立，再加上近數年的資源削減，可見香港高等教育正逐步走向沒落萎縮的軌跡，而過往十多年香港人的巨大投資和建樹會漸漸消失。這與目前世界各地及香港教改所強調的知識性經濟及人才發展，背道而馳。近年中國及其他強勁的競爭對手的大學卻穩步上升，加上他們四年的大學教育理應較香港三年制的來得優勝。實在令人為香港前途憂慮！

從這點看，大學三改四是有急切性的戰略需要，涉及香港發展利益。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在 2008 年推行，已有些遲了。

中學教育的困境：香港人重視子女教育，多以入大學為目的。故此大學入學試往往成為學校教育的指揮棒。雖然，教改強調拆牆鬆綁，中學師生仍深受二次相近而高風險的公開考試和繁重課程的壓迫，缺乏空間去轉變教與學的方式、以實踐優質教育。家長大眾對當前香港教育漸失去信心。不少精英學校的學生，在中六已流走外國。香港每年亦以億元計的龐大教育資金流走外地，可說是教育內部出血的現象。如何讓大量優秀學生安心在港升學，儘早接受優秀的大學教育是急需要解決的人材培養問題。

雙失危機：目前經濟環境惡劣，每年有嚴重的中五畢業生「雙失」（失學失業）情況，大量年輕人的失落對社會構成長遠隱憂。擴展二年高中為三年，可有系統地減低的這種惡劣情況，也讓年輕人在知識型社會的年代，受多一些有意義的教育。他們高中三年畢業後，就算未能進入本地大學，又無經濟能力出國，也可進入數量眾多而遠為便宜的國內大專就讀，有利紓緩大專教育需求，無形中有助提升香港年輕人口的教育水平，邁向大專化。

重要的是，讓廣大的年輕人在 3+3 學制下，減少了一次公開考試的壓力，有更多時間和空間接受完整的教育，並因有更多升學機會，而常抱有求學奮鬥的希望，成為社會的上進力量。

故此，制改本身雖然是年期數量的變化，但因能打破結構性自我孤立，廣泛與中國大陸及其他亞太區國家接軌，成為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發展的轉捩點，影響香港未來發展極大，具有很大的認受性及急切性。所以，在今次教改討論中，制改的長短未見有大的爭論性。

地利：制改的資源

反而，人們多關注因學制年期變動而需要額外資源的問題，在目前經濟情況下，可否承擔？誰人承擔？如何承擔？這就是制改的合適性問題。早年談大學三改四，人們有保留，資源是重要問題。但最近教統局重新估計，由於適齡學生人口下降，加上有不少空置校舍，不需要增建 34 所中學那麼多，大幅減少因改制而需要龐大非經常性開支，只需要 60 多億元。在轉制一年只涉及額外約 20 億元開支。故此，改制涉及的額外開支有限，而變得可行。

初步看來，在經常費方面，教統局提出的「三方共同承擔」方案也是可討論找出大家可接受的平衡點，即大學要透過開源節流減低多辦一年的成本；家長要負擔部分成本，而政府會為有困難的學生提供學費資助。重要的是注意協助弱勢社群，免於不利。況且，有人已提出，現在討論 10 年後政府的財政狀況，把學制與加學費一起討論，為時過早及不智。總的看來，資源方面，已有一定合適的基礎，讓學制年期改革開始。

人和：制可改而不擾民

如前所論，若不是根本性的課改和考改，在學制年期改革時，課程和考試只是相應適當地作技術性調節，就不需要翻天覆地改變教師的專業基礎，也可避免進一步惡化目前教師的樽頸危機、釀成教育災難或教師的強烈反彈。當然演變式的課改和考改，還是可以量力一步步來進行，減少全面擾民。

香港人過往有行 334 學制的歷史和經驗，香港中文大學及校友有這方面的深厚傳統。香港人也曾經歷過中學 33 制合併為中學 322 制、大學四改三制等學制調適性改革，從中累積了不少有用的經驗，處理這些問題，例如相應調節課程多寡、用學分處理年期過渡、確認中七高考成绩的分數等。只要是以制改為主的調適性改革，那就好辦了。相信，以我們香港人的靈活頭腦，很快便可將學制年期改革實現。

(五) 課程與考試的革命，可行嗎？

把課程及考試的結構、內容及性質作全面根本性改革，並將大量教師的專業基礎移走或轉變，單單為通識教育一科，要將五分二高中教師，為數超過一萬人重新培訓，尚未計為其他課改及考改所作的培訓及準備。這是實實在在的革命性變革。

誰付出革命的代價

為何要短時間內，進行這樣的根本性課改及考改？是否非常危急，非革命不可？最主要的教育執行者是教師們，最主要的教育服務接受者是家長學生們，若革命失敗，是他們要直接承擔一切惡果並要付出沉重而不可補償代價，而不是我們的官員、學者、作家或傳媒大眾。如上面所論，過去數年教改的樽頸惡果及教師危機，不是他們沉重地付出嗎？所以，我們要非常重視，教師們和家長們對這場根本性改革的全面而有識的理解和認同。他們願意再付出代價嗎？

根據目前的形勢和條件，革命可行嗎？雖然已有無數關於課改和考改的意見，請容我根據前文的分析，進一步討論這次革命成敗的條件。

高風險高代價的革命

十五年來，我是研究教育管理和改革的。我的著作有多國文字翻譯。近年，我有幸獲不少著名國際組織(例如 UNESCO, IBO, ICSEI 等)及國家的邀請，為超過三十多個國際研討會或國家會議，就教育的發展和新範式，擔任主題演講嘉賓。我相信，我對教育的熱衷、研究和理解，應不遜於任何一位負責官員或政策製訂者。但抱歉，我對今次報告所提的全面性課改和考改的質素，是失望的、有保留的。為什麼呢？因為缺乏共同的認受性及急切性。

這次課改及考改是根本性的、廣泛全面的、高風險的、高代價的、及影響數代人的。故此，不論教改目標如何宏大美好，都必須要有非常深刻而廣泛的

認受性及急切性。

缺乏認受性及急切性

有兩種認受性：一是「目標認受性」：有大量研究的知識基礎和充份的科學論証，能說明課改及考改的目標和內涵，如何可以呼應時代需要，又是如何美好理想，值得追求；二是「工具認受性」：同樣有大量研究和充份論証，能說明根本性革命的需要，是因為原有的課程和考試的結構和內容，全面不能配合整體發展或關鍵性階段的需要，使教育陷入危機。同時，又能提供全面的實証研究，說明所提的根本性課改及考改，如何可以解決這些關鍵問題和需要，使教育更加美好，而所付出的革命代價是很值得的。若同時能以研究說明，極需要短時間內完成這變革，否則危機重重。那麼這變革就更有急切性。

但非常可惜，在這份倡導全面改革的報告書中，你竟然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研究知識基礎和充份的科學論証。缺乏研究和論証，你實在無從估計及認同課改及考改的目標和內涵的價值和要付的代價；缺乏研究資料，你實在無從知道原有的課程和考試有何嚴重弊病、有何病因，為何不惜代價、需要翻天覆地徹底改革；缺乏實証研究，甚至基本的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或模擬測試分析(simulation analysis)也欠缺，只憑你的想像和推度，你實在無從估計所提的革命是否急切、是否有效、如何可行、如何比現在更好，如何物有所值不可代替、如何沒有廣泛的後遺病和惡果。換言之，你沒有研究知識基礎去確認這改革的認受性及急切性。

沒有知識基礎的改革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如何去確認和估計。過去個多月，為找尋研究証據支持這次課改及考改討論，我曾經接觸過不少負責課程研究的學者及朋友，以瞭解這方面的研究。我很失望，完全找不到有關的全面性香港課改及考改的研究報告，幫助我理解香港整個課程和考試的嚴重弊病，為何要急切全面革命。若有機密研究報告，也請給我看看。

平心而論，這份報告非常單薄，似是一份稍為寫長了的執行大綱 (executive summary)，而不是有份量以知識和研究為基礎的政策報告。所以，未能為市民大眾及教育工作者提供足夠、全面而相關的研究證據、知識和資料，進行有識的政策討論 (informed policy discussion)。

既然這是高風險高代價、影響數代人前途的全面課改考改，政府絕對有責任進行廣泛而深刻的研究，提供足夠研究證據，讓市民家長進行有知識基礎的理性討論，而不只是各人表達個人喜好和意見而已。

目前大量推介會、宣傳運動、迅速反擊異見，雖然有利影響大眾意見，為改革造勢，但是無助達成有識見的公民諮詢和改善政策的質素。我相信，開明的政府是應該改善這方面的。更請不要向個別異見人士施壓，這只會令人痛心疾首、增加民憤，卻無助教育改革成功。

(六) 脫離現實的革命

除改革本身的認受性及急切性之外，課改及考改的另一成敗條件是地利，就是不應脫離香港的現實情況。能建基於香港現有的客觀條件和強勢，就有改革推行上的合適性。反之，則遇極大的困難和挫敗。

專業智力土壤層

過往十多年，課程發展處及課程發展議會用了大量社會資源、人力物力，不斷努力，更新課程的目標和內容，以反映時代需要。90年代中後期，更有各種形式的課程發展及更新，倡導八大學習範圍、九大共通能力、學會學習等，花了大量教師和專家的心血和時間，去設計、推行和實踐各種形式的優質教學和創新，例如專題研習、行動學習、解難學習、小組同儕學習、社區考察及服務、創意學習、校本課程創新、海外學習、及不同形式的公民教育等都在不斷擴散，豐富學生的不同學習經驗。

同時，在整個教師隊伍中和不同的教育範疇和科目中，已累積了不少先進的教學經驗和專門課程知識，成為寶貴的專業智力土壤層，以滋養香港教育的成長。目前香港教育能獲得世界級成就（見稍後的討論），實在與這專業智力土壤層的滋養息息相關。

脫離現實的革命

過去這些努力和更新是否沒有用的？這層專業智力土壤的累積是白費的？為什麼不能達到目的？既要推行全面課程的根本性改革，政策製訂者和推行者，就有責任提供全面而嚴謹的研究報告，具體說明過去多年課程發展的嚴重不足、目前課程的沉重弊病、以及這片專業智力土壤的貧乏，讓教育工作者、家長、學生和廣大市民明白及判斷問題的嚴重性和急切性。

既要來一次高風險全面的課程革命，那麼，更要請教統局就香港現實基礎，提出充份的研究證據支持所提出的改革，讓公眾及教育工作者進行正反論証，甚至應舉行由不同專家參與的公開聽証會，進行以專業研究為基礎的政策討論。世界各地不少大型的建設和改革，都是要舉行不同形式的專家公開正反聽証會(不單是群眾推介會或諮詢會)，以研究及實証去論証這項改革的優劣和成敗。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追求知識型社會，更應以專業知識和研究為決策和改革的基礎。

中大林智中教授在 11 月 16 日明報論壇有關通識教育的精彩評論，正好說明教改所提的通識教育已脫離香港的現實。目前大量關於通識教育的目標、內容性質和傳授方法的廣泛爭論、甚至人言人殊的情況，正好說明該項變革欠缺嚴謹的政策研究基礎，尚停留在一個〈良好變革意願和意念〉的階段，脫離現實，存着大量模糊性和不可行性，遇到質疑其可行性時，官員們卻補充了不少報告以外的口頭承諾，使人感到這份改革報告是非常〈兒戲〉，不是已深思熟慮、詳細研究的計劃

例如近年小學學界要求推行小班教學，政府強調要詳細研究驗證其效果，方可考慮推行。但是，今次在諮詢期間，遇到頗大質疑通識教育在大班教的可行性，官方即承諾以小班小組進行，完全不需要詳細研究驗證。這種不一致的做法，實在使人憂慮今次課改及考改的質素。

危害香港現有的優勢

在 2003 年，國際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發表了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PISA)的研究報告，在 41 國家地區中，香港中學生普遍表現超卓，名列前茅，達世界頂級水平。在數學方面，是第一；在科學方面，是第三，僅遜於韓國及日本，但統計上並無顯著差異；在閱讀方面，是第六，與第一的芬蘭有差異，但與二、三、四、五的加拿大、紐西蘭、澳洲及愛爾蘭沒有無顯著差異。

在 2003 年，國際教育成就評價協會(IEA)公布了，28 個國家及地區的中學生公民教育研究報告，香港中學生(15 歲)在公民知識及民主認識的普遍表現

又達世界先進，名列第五，只稍遜於北歐國家，但卻比如英美澳一些強國優勝。值得注意，公民教育及民主意識都是與目前所強調的通識教育，息息相關。

當以國際的數據及基準，都說明香港教育的世界級成就時，但這次課改及考改卻要全面革命，那麼請拿出更強而有力的國際和本地的研究証據來，讓市民好好討論和論証。若沒有，這樣的革命性課程和考試改革，就是極危險的盲動，禍害香港教育無窮。

不久前，目標與目標為本評估(TTRA)或目標為本課程(TOC)由上而下之大規模改革失敗，政府沒有好好做研究，總結失敗經驗。今次全面的課改及考改，涉及範圍更廣泛、更複雜，為何上次失敗而這次會成功？目前的公眾及學界討論大多集中在通識教育，尚未有時間和機會深入探討考試改革(科科水平評核、科科校本評核)對整個教育生態，所隱存著的巨大衝擊，可能比課程改革更加嚴重更廣泛。請多留意和考慮。

沒有條件成功的革命

課改和考改的成功，完全要依靠教師。但是，整體教師隊伍已因前段教改，陷入樽頸困境，身心出現危機，已危害到整體的學生教育質素。這次課改和考改，將更進一步擾動及改變中學教師的教學工作及學校教育生態，大多數教師將要失去原有專業基礎，重新找尋基點。短時間內，人心惶惶，既要憂慮殺科裁員，爭扎於校內湧現求存的政治生態，又要花大量時間，重新準備教學及接受培訓。對目前整體教師身心危機，可說雪上加霜，在催毀整個教師隊伍和每天對學生的教育質素。

請容我進一言，我們沒有課程和考試革命的條件！

(七) 教改前路的五項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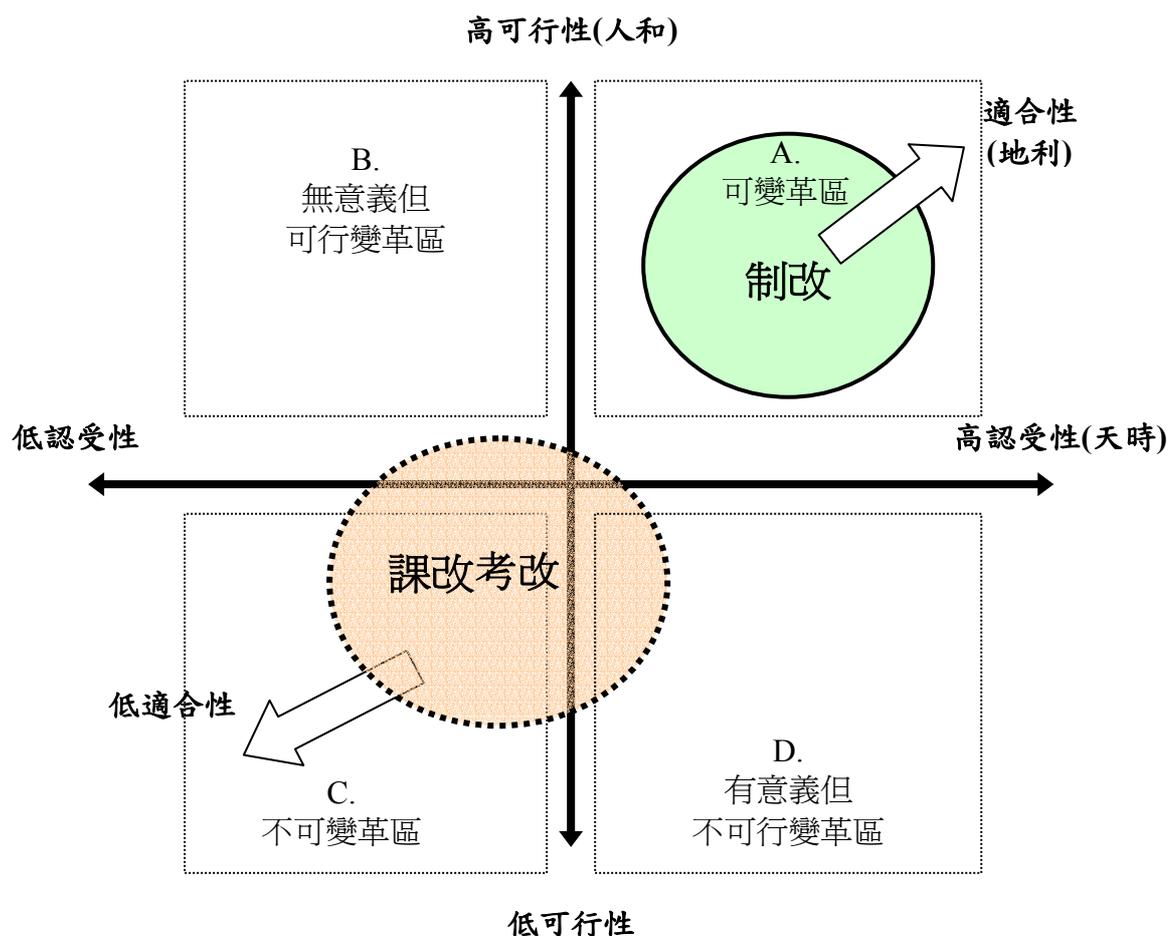
學制改革與課改考改之成敗，所需的條件是完全不同的。那麼，目前所提的教改有何前路？

四種教改狀態

教育改革之成功，要有天時地利人和三大條件。有天時條件，就有意義和認受性；有人和條件，就有可行性；有地利條件，推行時就有適合性，得到各方配合而順利。若將教改的可行性高低作縱坐標，及其認受性高低作橫坐標，那麼教改有四種可能狀況，如圖二所示：A是可變革區（即高認受性及高可行性，可以進行變革）；B是無意義但可行變革區（即低認受性、高可行性）；C是不可變革區（即低認受性及低可行性，不可進行變革）；D是有意義但不可行變革區（即高認受性、低可行性）。

制改在可變革區

從上文的分析，學制年期改革(制改)主要是量的變化，與中國及世界學制接軌，打破結構自我孤立，有利形成亞太教育中心地位，不會大規模變動教師的專業根基，所需要的人和條件不太高，是有一定認受性及可行性，故此是在A可變革區，加上已有適當的資源基礎，故此有較高的適合性，以便推行。



圖二： 教改前路的選擇

課改考改在不可變革區

如前論，全面性的課改考改是高風險、高代價、根本性質的革命，卻欠缺廣泛而深刻的研究知識基礎，無法確立其認受性及急切性。課改考改要完全依靠教師的努力和家長的認同，但是，過去數年的教改，已將整個教師陷入樽頸危機，這次翻天覆地的課改考改，只會進一步加速教師隊伍崩潰，何來人和？故此，課改考改是在 C 的不可變革區，如圖二所示。不同的國際研究報告，都確認香港教育的世界級超卓成就。但今次所提的革命，卻妄顧既有香港的優勢，連根拔起，背道而馳，何來推行上的適合性有利性？完全沒有改革成功的三大條件。

我對教改前路的建議

香港已錯失最好的機會。當最富有的時候，自 1997 年起教育經常性經費增加了近 40%，若包括非經常性經費，則增加了近 60%，花費鉅大，數年間行之不善、「倒瀉籬蟹」混亂的教改，將學校教育系統和教師隊伍推入樽頸危機，加上人口與教育規劃錯配，縮班殺校，目前整個教育局面是沉重蕭殺、士氣低落，民憤甚深，而經費拮据，再不利翻天覆地的教改。對這次學制改革，請考慮我以下的建議：

1. **解除超工作量及超難度樽頸：** 目前整體教師已陷入樽頸危機、瀕臨崩潰，已危害到我們學生每天的教育質素，以及市民對香港教育的信心。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應立即採取果斷的措施，安穩教師隊伍的心，使他們能專注教學工作；並減除目前的超高工作量、超高教育難度、以及教改的各種後遺症對教師的重重壓迫，讓教師有空間和時間關心學生、進行優質的教學、並勇於創新求進。只有解除了過去教改形成的樽頸效應，新的教改才有希望。
2. **調適性變革：** 既然制改與課改考改之成敗，是分別在截然不同的改革區，而全面課改考改欠缺條件成功，那麼我們應該放棄將它們放在一起推行。我們應該選擇以制改為主的調適性變革，即以改革學制年期 334 作為核心任務，配以相應課程內容數量的調整，而兩次公開考試合為一次。由於，改革是量的變化和技術的調整，學校、教師、家長及大學方面也容易明白，容易適應，容易推行。避免災難混亂將目前教育危機進一步惡化；
3. **簡易課程調整：** 可考慮將目前高初中五年課程用六年完成，一方面容易短期做到，避免了課程大變動引來的教學混亂，另一方面讓師生有足 時間和空間，安心進行有質素的教和學，甚至進行一些目前強調的通識教育、各類型的研習計劃，這樣才有機會實現目前教改所強調的學生多元能力培養，而非側重知識貫輸的多少。若這削減方案接受不來，可在目前五年課程基礎上，加入伸延課程，或者行高中 2+1 課程方案。若需要的，可校本地加入職業導向課程。總

言之，不會因制改而將大量教師的教學專業基礎移走或他們教學的精力虛耗。

4. **重建教改的專業知識基礎：**無知的革命是災難。過去數年的教改，已充份顯示出欠缺專業知識和研究以及高層階的睿智而讓繁多而不分主次欠協調的新措施、傾倒到學校及教師身上的樽頸禍害。我們應反對任何沒有研究知識基礎和嚴謹論證的大規模改革。

但我也不能贊成固步自封。繼續追求有識的、有協調的改革和創新，仍然是必要的。我建議教統局和教統會應全面檢討目前的教改決策機制，保證將來的全盤教改以至每項新措施的重要決策和規劃，都有充份的專業研究知識基礎，並有高層次的睿見和策略，領導全局教改的有效營運。

5. **重新研究課改及考改：**目前所提的全面課改及考改，欠缺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基礎，隱存著的結構性、系統性的教育災難和惡果非常巨大，影響數代人的前途。中大黃毅英教授在11月18日明報論壇所顯示的校本評核和水平評核的教育災害，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由不久前的目標與目標為本評估(TTRA)或目標為本課程(TOC)的痛苦失敗經驗，正好說明這點。目前有大量課改和考改的討論，但非常可惜欠缺全面而充份的專業研究材料作政策論證的依據。請政府可以考慮用更多時間進行廣泛研究，建立一個強大的、有驗證的科學知識基礎，支持這方面的論證、發展和改革工作。但在未有深刻而全面的研究基礎之前，請不要用廣泛宣傳運動、游說工作，代替專業研究和識見，妄加推行。

最後，我希望，香港教育能夠逃過這一次無知的革命和災難，重新上路！請向正在水深火熱工作的教師致敬，願他們仍能保持活潑的身心，為香港教育創造美好的明天！

(完)